

诗路放歌

燕归来

◆ 淇水悠悠

你是春天派来的信使
披着云光 越过万里长空
把远方的暖
街进故乡的屋檐

你的尾羽 如一把
神奇的剪刀
轻轻一扬
便剪开雾霾 剪开云翳
剪开季节沉沉的封条
把春光一缕一缕
街回我的心坎

你会认路的星辰
飞过江河 跨过山川
在千家万户的炊烟中
择这一处栖身
只为我之间的诺言

你以春泥为信
以东风为邮车
千回百转 不辞辛劳
在檐角搭起
世上最安稳的小窝
从此你每日清晨的呢喃
便是我最疗愈的歌

你飞 为远方的风景
你落 为家乡的呼唤
一羽载着远方
一羽载着故乡
你衔泥归来的样子
就是春天最美的画卷

春柳(外一首)

◆ 黄海龙

你是诗人笔下行走的灵魂
长亭十里把酒更尽
芊芊细腰承载不了太多的离别

还是喜欢听金明池水的声声低响
你的轻柔
却拂不平岁月的深痕

春风洞晓你内心的
每一次颤动
摇摇摆摆
就把春天拉得更近

春风

起风了
春意从四面八方涌来
站在玉米楼
却还是感觉
自己低到了尘埃里

所有的事物都在生长
麦子青翠
还有不安的情绪
我尽量让自己看到城市的尽头

那里或许有酒也有故事
有一个个追梦的人儿
沿着两岸开满鲜花的河流
重复着我走过的红尘

白鸽

◆ 裴洋

春日的第一缕微风
推开轻掩的窗扉
半瓣橙子贴近红唇
甜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混合着抹茶的青涩气息

一只白鸽 探着小脑袋
飞落透着光影的窗棂
清晨的暖阳
轻柔飘洒在洁白的羽毛上
鸽子 化作一朵缥缈的云

倏尔 展开翅膀
翱翔在蔚蓝的天空
在云朵梦想成长的故乡
低飞 盘旋
时而缠绵 抑或飘落

遥远的天际
白云也许正在幻想
以轻盈的姿态
回归淳朴的泥土 滋生万物

雪白的鸽子
如同漂泊的云朵
迎着春天的第一缕阳光
在岁月 自由飞翔

飞吧 伴十里春风
赴万里星河流云
以独有的浪漫和坚韧
冲破云天 直抵诗和远方

灯下漫笔

青山与远方

◆ 叶剑秀

她还要去查寝。熄灯铃响了，她站在宿舍门口，听着里面的动静渐渐安静下去，才放心地离开。回到自己的家，常常是晚上10点多。

15年里，她连续8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连续8年带两个班的语文课。那摞在窗台上的教案，一本一本地翻旧了，一沓一沓地堆高了。那些批改过的作文本上，密密麻麻全是红色的批注，有的地方改了又改，比学生写的字还多。

成绩单不会说谎。她带的班级，语文成绩从全县第十，到第六，再到第三，最后连续两年稳居全县第一。15年内，她教过近2000名学生，把1300多个孩子送进了高中的大门。那些孩子后来的考上了国防科大，有的去了复旦，有的进了上海交大——他们真的翻越了眼前的

大山，走到了山的那边。胡俊央至今还记得那个叫晓东的孩子。那是临近大考的时候，成绩很好的晓东突然就不来上学了。电话打过去，家长在电话那头急得声音都变了：“胡老师，孩子把自己锁在屋里，怎么叫都不开门！”

她放下手头的事，和同事一起往学生家里赶。那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路两边是低矮的房舍。找到晓东家的时候，她看见一扇紧闭的木门。孩子的父亲站在门外，满脸愁容，手足无措。母亲在旁边抹着眼泪。

她走过去，轻轻地敲了敲门。“晓东，是我，胡老师。”

屋里没有动静。她就站在门外，隔着一扇门，慢慢地说话。她说晓东，老师知道你压力大，知道你想考好，知道你怕辜负爸妈的期望。可是晓东，考试只是人生的一小段路，走不过去可以绕过去，绕不过去可以歇一歇再走。你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她没有责备，没有说教，声音温柔得像春天的风。

门开了。晓东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有泪痕。他低着头，不敢看她。她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走，跟老师回学校。”

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一高，去年又考上了研究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第一个跑回母校，站在胡俊央面前，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自信和骄傲。

那一刻，胡俊央觉得，这些年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学校里的年轻老师越来越多。她们从城里来，从师范学院来，带着新鲜的空气和蓬勃的朝气。可是山村的条件毕竟艰苦，有的待了几个月就想走，有的待了一年就动摇。

胡俊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把年轻老师叫到自己屋里，跟她们聊天，听她们说心里的困惑和委屈。她把班级管理的经验一点一点地教给她们，把备课的心得一页一页地讲给她们听。她带着她们去家访，去走那些她走过无数遍的山路，去见那些她见过无数次的家长。

渐渐地，年轻老师不走了。路遥不走，雷彩不走，梦真也不走。她所带班级在八校联考中脱颖而出，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她们说，胡老师能待15年，我们为什么不能？

这些年，在学校的支持下，背孜中学的语文成绩连续两年领跑全县。“中学语文学科教学教研示范学校”的牌匾挂上了墙。胡俊央4次登上全县公开课的讲台，面对来自18所中学的上百名同行，把山村教育的智慧，传递得更远。

胡俊央常说，当老师，不光是教知识，更是教做人。

人与自然

先觉春风一夜来

◆ 龙建雄

南方的季节更迭一向我行我素。某个季节说来了，其实它早就悄悄莅临，今年广州的春天就是这样。

春节的热闹劲没有退去，清远以北还在与寒冬亲密拥抱之中，广州最先报春的是那一棵棵、一排排木棉花。中山纪念堂那棵357岁的“木棉王”，昨天还光秃秃的，今天竟已满树绯红，红得理直气壮，让人猝不及防。硕大的花朵盛开在枝头，没有一片绿叶陪衬，像极了一盏盏燃亮的小火炬，直挺挺地举向天空。人们叫它“英雄花”，真的再贴切不过。一朵朵木棉花，宛若一件件艺术品，闪耀而热烈，有种舍我其谁的霸气。

暖阳斜照，穿过花瓣，木棉花的红色有几分透明，落在地上的花朵“啪嗒”一声，掷地有声，红艳艳地躺着。奇怪，好像木棉花有“眼睛”，我至今没有听过身边朋友被木棉花打到的“故事”。蹲下身，拾起一朵，厚实的五片花瓣带着丝绒质感，中间一簇金黄的花蕊，生命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忽然想起，广州人捡起来晒干，说煲汤可以祛湿，这大概是运用了木棉花“火爆”的药性原理，经过文火一炖，汤水便成了滋润心田的营养。

稍加留心，你会发现道路两旁的绿树堆里添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一树树的宫粉紫荆，粉白相间的花朵如云似霞，红红绿绿、青青白白，一簇一簇的景观，绵延了整条街道，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河涌边。赶早春的朋友去海珠湿地公园游玩，把那环湖几里长的紫荆花带拍得栩栩如生，光是看朋友圈就能感受到那儿的活灵活现：一湖春水，两岸绯云，水上飘着一些花瓣，优雅地随着轻风打转；那些跑步的人，无心驻足看一看花，花儿却一不留神就落到了他们身上。那里的花，不争不抢，用一片片云霞般的柔

美，把城市浪漫地揽入自己怀里。

花城处处花，满城时时新。海心沙的亚运公园里，一大片金鱼草开得正盛，五彩斑斓，像打翻的调色盘。珠江河堤上，一个年轻父亲正努力将小女儿举过头顶，让她去触摸护栏上花盆里那盛开的箭竹杜鹃。小女咯咯的笑声，清脆如铃，幸福满面。另一处开阔地，几位穿着练功服的老人，在木棉树下缓缓打着太极，一招一式，有种说不出的禅美。古老与现代，自然与都市，活力与宁静，在这里天地交汇与交融，你会忍不住地想到一句话：盛世于斯。

街角那家老字号茶楼，人潮如织，热闹非凡。操着一口纯正粤语的阿叔阿婆们，三五一桌，一壶普洱茶，两笼虾饺烧卖，便在那里闲坐大半天。阳光透过窗棂，在桌面投下彩色的光影。进来一位阿婆，落座后，她顺手把一朵黄花风铃木插在花茶里，那抹亮黄色，立刻让桌面生动了起来。阿婆突然朝门口使劲招手，像是有了新发现，顺势看去，另外三个阿婆如约而至，她们手里提着透明袋，装着满满的春菜，有荠菜、枸杞叶……其中还有木棉花。我猜想，这些颜色和味道，一到晚上，就会化作千家万户的灶台烟火，变成祛湿的汤、清甜的菜。

开车往回家的方向，打开车窗玻璃，春风比昨天更暖了些，吹在身上，舒适满怀，顺风顺意，心情倍爽。我猛然惊觉，又是一年春天到，这先觉的一夜春风，吹开的不只是万树花朵，更是这城市里千万颗热腾腾的心。春风吹过，满城的花，一城的人，都在积极地向春天致敬。

春日岁岁相似，人间年年不同。带着满身烟火与花香，春天正从容地向丰收年里一路走去。

朝花夕拾

那一场“抢”来的成长

◆ 杨德振

猪粪便满了，我艰难地用粪耙的一头撬起粪箕，两只小手动力按住另一头，往自己家的茅厕方向走去。此时，父亲已起床准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看见我圆满完成了他布置的任务，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一只手轻轻一提，便把整只粪箕里的猪粪倒进了茅厕，“扑通”一声，茅厕里碧绿碧绿的臭水溅得老高，弄得我满脸都是。回家洗完脸后，我才匆匆赶往学校去上晨课。

拾粪的兴奋劲没几天就过了，我开始出现了“审美疲劳”“能耐消退”，常常是直接去上学，没有把拾粪的事忘到脑后了。父亲出早工回来，没有看见一箕粪，便马上乌云密布，我只好如实说“上学去了”，父亲马上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今早别吃饭了。”母亲在旁边说：“赶快补上一箕粪，拾满后再回来吃饭，饭给你留着。”其实，那时的早饭哪有“饭”，就是一碗可以照见人影的清粥，尽管是清粥，我也是渴盼马上吃进饥肠辘辘的肚中，但看父亲不容商量的脸色，我只好撬

取粪箕出门拾粪了。此时村庄里人来人往，拾猪粪的人不少，哪里轮到我来拾粪，转了一个多小时，只拾了一点猪粪。我把粪箕放在茅厕边，叫父亲来“验收”，父亲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这么点？今早就别吃饭了。”

眼看上学时间又快到了，我担心到学校又要挨老师的批评，只好空着肚子往学校赶。一个上午的上课时间，我饿得发慌，不停地往教师厨房跑，喝厨房里水缸的凉水充饥，好不容易熬到放学。

吃了一次“眼前亏”后，我再也不敢偷懒了。第二天又是一大早起床去整个村庄里转悠。晨曦朦胧中，我发现一个跑腿的身影也在拾粪，走近一看，原来是隔壁家的四伯母。四伯母50多岁，家里人口众多，需要大量种菜、种瓜填饱肚子，因此，同样也是需要好多猪粪沤肥种菜，因此她比我起得更早，与我抢起猪粪来……

荐书架

《桐木与音色》：以细腻笔触捕捉生活本真

◆ 墨白

张晓雪诗集《桐木与音色》近日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是诗人继《石壁与野花》之后的一部诗歌合集。诗集收录了诗人2023年之后的诗歌作品，分“半坡吹风”“隐秘的光辉”“宿命和解”“欢歌与哀愁”“岸边书”五辑共193首诗歌。张晓雪的诗以准确的词语叩问事物和人心，以洁净的精神来探寻生活的本质面貌著称，她有着非凡的处理日常生活与随物赋形的能力，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钟山》《花城》等国内重要期刊，是近年来具有稳定产出的代表性诗人之一。

张晓雪的组诗《与父亲》，以细腻深沉的笔触，织就了一张饱含至深亲情的情感网。诗人坦言父亲不仅是血缘上的亲人，更是精神上的引路人。从父亲那里学会的作诗、歌唱，无不彰显着父亲对自己的深远影响。组诗还传递出一种虔诚的精神寄托，诗人将自己比作一棵青草，“仅聆听父亲和神的

每个人的童年时期，都有可能留下一段难忘的经历，抑或在脑海里留下一段辛酸的往事。随着时光向人生的深处或晚秋洒渗透，印象愈加明晰和凸现，令人忍俊不禁，抑或感喟丛生。我的“抢猪粪”往事就有这样的双重感受，至今不能释怀和淡忘。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陈年旧事。那时我七八岁，刚读小学二年级。父母亲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每天早出晚归挣工分。家里的茅厕要积攒种菜，父亲便把积攒的粪安排在我这个长子的头上。父亲规定，我每天必须拾两箕粪才能去上学读书和吃饭，完不成任务就不能去上学，更别想吃饭。当时，我只比装粪的箕高一寸，看见村里别的儿童没有领受这样的任务，我一度还以为这是父亲“看得起我”、展现我有“能耐”的好时候，便欣然领受了父亲的“差遣”和任务。

每天天刚亮，我就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脸也不洗就夺门而出，用粪耙一头撬起粪箕的缝隙，就到村庄里到处转悠拾粪了。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了猪，有的养一头猪，劳动力多的家庭养两头，有的家庭还养一头大母猪，基本上都是散养，任其到处乱跑乱拉，一大早，白猪、黑猪趁村民还没起床，便在村庄周围到处拱土磨牙、拉屎拉尿，此时，我也顾不得村庄寂寥和害怕，一个人不停地用粪耙把冒着热气、臭烘烘的猪粪装进粪箕中。不到半小时，粪箕的